周官析疑

序

周官為群儒所疑幾二千年雖程朱篤信而無以解衆心之蔽以其中悖天理而逆人情者實有數端也望溪方先生讀王莽傳忽悟皆莽之亂政而劉歆增竄聖經為之端兆以惑愚衆每事摘發為總辨十篇然後何休

歐陽修胡氏父子凡嘗議周官者無所開其喙予與先生供事

蒙養齋徐公蝶園及二三君子公事畢輙就先生叩所疑每舉一條先生必貫穿全經比類以明其義且謂漢唐以来一王之興其治教之大者必有數端與周官暗合厥後廢弛其合

焉者變更略畫而國遂無以立又古
者邦畿千里縣疊之地以分都家鄉
遂公邑天子使吏治之者尚不及後
世一大州支郡上下相親故委曲纖
密之政可行後世遥制四海官如傳
舍而柄㨾於胥吏法愈詳民之受病
愈深其勢終有所窮而國必為之敝

子貴之豁肽心開與二三君子勸先
生筆之於書五官之説凡三十六卷
康熙辛丑陳公滄洲爲刻天地二官
雍正辛亥朱公可亭刻春夏二官而
未終及先生歸里周君力堂程君夔
州嗣事而終焉合考工記凡四十卷
後之學者讀四書畢即宜殫心於此

讀經之濬治政之方皆可以得其門
逕矣
乾隆八年秋七月混同顧琮撰

周官析疑序

能卓然出特見辨前人之僞解
聖制作之精意自心心相印得其切要
損之益之皆合於道而不相悖周禮一
王道在是乃數千年來從未有善用之
者假而用之有若新莽輕而用之有若蘇綽誤而
用之有若王安石是豈時殊勢異泥於古者終難
行於後與盖道統開自堯舜禹湯文武遞傳而至
周公周公道德有於身運用之以輔成王而作周

禮吾儒誠正修齊治平之學皆備後世不遡其道
高德厚之心源而徒泥書中布置之粗迹思以易
俗移風甚至矯拂人情而不顧毋惑乎用之而禍
敗相隨屬也夫周禮廣大精微書中之粗迹類皆
末世所增入固作僞而滋惑者也惟有人焉實指
其僞而力辨之以解後人之惑斯可由徧布精密
中推聖人之用意深切處而篤信爲建太平之基
本然苟非讀書功深卓然出一已之特見鮮有能
別黑白而定一尊者若望溪先生是編可謂讀書

功深卓然出一己之特見者矣余嘗謂漢儒注經
博而流於雜宋儒解經約而探其原康成尊奉子
駿句解字析惟務徵引以實之其於制作之心源
未嘗默契而神會程張朱三子則直遡道德之統
宗而明其爲運用天理爛熟之書一博一約得失
昭然先生讀書由博歸約宜其與程張朱之議論
相合也且先生所辨有更補先儒所未及者昔人
言周禮有闕文省文互見之異陳止齋則謂鄭注
之誤有三今先生卓然自出特見論歆則証以公

孫祿班史安石新法罪由康成而治經當求實用言皆的當不易夫豈呫嗶末學一知半解所能仰企萬一者哉辨前人之僞解後人之惑謂周禮固先生而明可也雖然周禮法天地而明敎化辨方位而敘人倫蓋以天德而發王道今得是編余知爲政者有所持循鑒新莽蘓綽安石之失而善用之將庶政和萬國寧再見成周太平之雅化者於是乎在矣

海寧陳世倌撰

周官析疑序

王荆公謂周禮半為理財之書今觀廛人質人泉府門關之絘布廛布總布巡考犯禁之舉罰不售之斂稱貸之息非即熙寧坊場白地房廊市例免行均輸之苛薄乎山虞澤虞迹人林麓川衡物物而厲禁之角人羽人掌葛掌炭之職纖介無不取之者不深究其所以然則與孟子所言文王之治岐相謬戾然張子二程子深非荆公之新法而於周禮則尊信而述之朱子謂非聖人不能作西山

眞氏極言其廣大精微必有周公之心乃能行有周公之學乃能言概指爲矯詐而訾棄之此林碩何休之妄與新義之瀆亂等耳善乎望溪先生之論曰周官萬世無弊之良法也世人所疑議乃王莽劉歆所增竄而鄭康成每據漢法莽事以詁周官故介甫又用之以禍宋也自漢河間獻王獻周官五篇武帝藏之秘府諸儒莫之覩也故歆承莽旨得肆意竄入以自蓋按先儒亦有疑爲劉歆之書者而未若望溪灼見其孰爲歆所增竄而於班

史所載葬事具得其徵也其總論十篇大義既以
章徹又逐節爬梳以析其疑經緯條貫一歸於正
且探其根源使周公運用天理之實介甫摭拾傅
會以求逞其私計之情昭然其不可掩焉夫金雜
於沙玉淆於石既簡別而存其真又從而陶鑄之
琢磨之於是金之光玉之潤有日者共識周禮雖
列羣經而學士能通其讀者蓋寡自是編出而後
大典精義炳若日星明經之功顧不巨歟觀是編
者當知聖人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六典之周浹

莫非天理之流行果能隨處體認而近反之身心
日用之間於以覡躬淑性求志達道胥於是乎有
賴焉豈徒信古傳述已哉

雍正十年秋八月高安朱軾撰

周官析疑目錄

周官析疑卷之一

海寧陳秉之
高安朱可亭同訂　　桐城方苞著
臨桂陳榕門

天官冢宰第一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乃正位之事、非體國也、王城面九里、畿內面五百里、近郊遠郊甸稍縣畺

之地、各有所任人有所宜。事取其便。皆量國中之體勢以定野外之經制。五等之國、以次而殺、則其野外都邑郊關溝涂大小遠近。必與相稱。舊說似誤、 洪範曰皇建其有極、又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元后作民君師、所以為之極也、君奭篇乃悉命汝作汝民極、公卿師保萬民亦所以為之極也。全經之義、盡括於此、故六官之首並揭之、俾守典者識焉、辨方以正位、體國以經野、設官以分職、皆所以安民生定民志。而使導

王之道故曰以為民極也、朱子以至極之義、標準之名辨書傳以極為中之誤、證以周官其義益明蓋以為民極不可訓以為民中也、必兼至極與標準然後以為民極建其有極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逐字皆得實義、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合敎禮政刑事而成治治之使各得其分謂之均均者上下尊卑貧富遠邇各得其平也詩人

刺秉鈞之不善一言以蔽之曰不平其心故相臣佐王平天下自平其政始而平其政自平其心始　六官正與師之外司旅凡六十人府史及胥之數半之而所掌不過藏官契贊官書治官敘凡政事皆官治之而吏不得與聞焉至徒則傳官令以徵令吏之事亦不得與聞焉所以姦弊不作而實德及民也後世小州縣書役差役之正副必數十人徒數十百人官安能偏察民何由自直哉　六卿官中府史及胥僅三十

二人、必各有所長者也、故八統七曰達吏、疑諸職中下士、鄉遂公邑之中士、必於是取焉、徒之中有傑出者、不可以贊書、亦可以守藏治敘、蓋古者農工商之子亦嘗與於閭里塾門之教也。鄉遂之吏、無府史胥徒、以比長里宰之倫爲下士者、即以農夫之淳實者爲之、其行能果有可任、自當以漸而升、蓋聖人立賢無方、始則無一人之不教、終則無一行一藝一才之或遺也。

治官之屬

李光坡曰、典命大夫同四命、而此分爲中下、蓋若侯伯同七命、子男同五命、而爵則有高下耳、

典命職、公之卿三命、掌客職、士視諸侯之卿禮、注言士以三命而下爲差似據此

宮正

凡命官曰正者、總其政也。曰司者、察其事也。曰典者、守其法也。曰職者、主其業也。曰掌者、專其任也。曰師者、訓其徒也。曰氏者、世其官也、曰人者、稱其材也。其餘如宮伯膳夫山虞林衡之類、則各因其職事以起義、

庖人

古民茹毛飲血、包犧氏始火食爲毛炮、庖之義宜取於此若包則茅匭橘柚、皆有是名注義似偏、

酒人

酒漿籩醢醯鹽冪七職、皆出入王宮、故以奄奚爲之以給世婦廟中之役、故酒人用奄、注引漢法於女及奚、皆曰女奴非也、爲齍盛齊酒籩豆之實。以事天地宗廟。不宜用罪人。秋官

司厲惟盜賊之女子謂之奴、入于舂槀、則女奴不供他職、而他職之女奚不得爲奴明矣、女酒及奚凡三百三十人、舂槀事技繁重、而女舂抌止二人、奚五人、女槀十有六人、奚四十人、皆給役者、司厲所入女奴、而女舂女槀及其奚特監視教導之耳、二職不列女奴及其數者、以司厲職有明文、且以罪入數不可定也。

獸人

李光坡曰、獸人與甸師相次、以掌罟田獸之害

穄者、其徒四十人、蓋所掌惟𤰈耕田之獸、而𢦏

𢦏𤰈獸之法、亦此職布之、

夌人

凡內外饔之膳羞鑑焉、故連類在此、

醢人

有籩人而無豆人者、籩實果穀魚鹽餌餈、皆易

成、故統於一官、豆實醢物醯物、雜而難成、非一

官所能共、而豆實又不盡於醢醯之物也、鹽亦

籩實、而別列一職者、共百事之鹽、籩實其一耳、

籩人女奚少以棗栗之屬皆乾物也醢人醢人女奚倍之以菹虀之屬皆濡物製作事繁

鹽人

山澤林鹽為國之寶民賴以生養也周公於山林川澤皆官為之守而時須於民然猶取其骨物羽物草貢葛征以當邦賦惟鹽則無守無須無賦而聽民自取何也官守而時須恐貪民生爭且竭取耳鹽則口食而外多取無所用之聽民自取而無賦則商賈雖為阜通而不得專之

以要厚利聖人體民之忠處物之當如此

內府

司會掌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職歲掌貳都鄙之財出賜之數、小行人適四方所至之國、有事故則令賻補賙委槁禬慶賀哀弔、則藏貨賄之府、自郊野縣都至畿外、隨地而有之、內府所掌、獨待邦中之用者耳、謂之內者、乃對邦國郊野縣都而言、非對掌邦布之外府而爲內也、

司會

諸儒謂大府下大夫、而司會以中大夫、爲之屬、非也、大府之屬、玉府內府外府、以及官府都鄙之吏、皆主守藏者、用財之式法、則司會鈎考之、故司書職歲職幣、皆屬司會、而職內亦屬焉、知所入、然後可量以爲出也、司裘掌皮、亦以類而相從、其出用之數、亦待考於司會也、大府所掌、惟貨財之守藏、則以下大夫領之足矣、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掌九貢九賦九式九功之法、以均節財用、

凡冢宰所布之治皆考焉於內則逆羣吏之治於外則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凡王及冢宰所以馭百官者皆與議焉其爵與小宰並而職事繁重轉過於小宰故特設下大夫四人以佐之正朱子所謂運用天理不得不然者羣儒乃以私意隱度謂欲其權足以制大府然後鉤考糾察之勢得行謬矣

職歲

不曰職出而曰職歲者歲有豐凶所出一以歲

爲準而不得過也

內小臣

古者天子日視朝公卿大夫士皆得進見言事內小臣羣奄之長所掌者不過陰事陰令耳東漢末造天子不時見公卿大夫宦者口銜天憲勢傾朝野沿至於唐則天子之廢立由之死生聽之然後知周公之典百世不可易也

閽人

內則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穀梁傳亦云閽寺人

也、此列序羣奄、不宜獨為壘者、壘者所守、蓋城、
郭、官、府、館、舍、倉、廩、廄、車之門、王宮五門、六服群
辟會朝公卿百官所出入不宜使黥者守之注
誤
寺人
諸職稱奄、言其精氣之閉藏而已、惟王之正內、
謂之寺人、言能侍御於王、必其才行之出類者
也、至內小臣稱士、則非有士行者不足以充之、
王之正內五人

不曰后之內寢而曰王之正內婦人所居必繫於夫以爲名。猶內宰職不曰后宮而曰王之北宮也。后寢設寺人而王寢無之何也。王之路寢與公卿聽政。即退適燕寢而晝以訪問。夕以修令。侍御僕從皆在焉。惟夜以安身。然後嬪婦敘御。耳宮人掌寢中供具。內小臣掌陰事。寺人掌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則嬪婦入御。女宮隨而聽事。具在其中矣。自朝及夕侍王者。皆士大夫。夜事則內小臣寺人當直者遞代而

掌之。故員無別設耳。

內豎倍寺人之數

寺人五而豎倍之者、正內日近王后、職事親要、刑餘之人善良者不多、故取童稚之純一者備焉。

奄人通內外之令、領女奚之屬、其事有斷不可缺者、然考周官內小臣四人、寺人五人、其餘司服用者、通天地二官、四十五人、數既甚少而爵以士者、又不過四人、其上有內宰宮正小宰太宰層累而督察之、則亦安能為國患哉

或謂刑人不宜近嬪御、亦非也、士大夫始有過行重自懲艾、而終爲善良者多矣、爲奄者不過四十五人、其近王后者不過九人。則必能補前行之惡者也。

九嬪

疏引鄭氏檀弓注、無稽之說也、帝嚳四妃、不過約畧詩所稱姜嫄有娀、史記所稱娵訾氏陳鋒氏之女而云然、不知娵訾氏乃帝摯之母、陳鋒有邰有娀、實生堯與稷契、故有傳於後、當時嬪

御、未必止此四人也、夏殷周以三遞增、絕無徵據、而由其說、則流弊無窮、好博而不能折衷於義理、程朱所深病於漢儒、皆此類也、

世婦

鄭康成三夫人九嬪世婦女御注、本確不可易、其引昏義以證世婦女御之數、及家語當夕之說、宋以後諸儒紛然排擊、皆於理有未達也、天子法天、凡事皆以十二爲度、故有三夫人九嬪、晉伯姬歸於宋、三國來媵、春秋特書、以爲非禮、

則天子宜備十二之數明矣三夫人雖不見於經而酒正有后致飲於賓客之禮漿人又有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則后之下有夫人明矣猶三公不見於經而其朝位則見於小司寇朝士射位則見於射人冢宰大司徒所供大祀止見五帝而昊天上帝則見于宗伯職及司裘耳益惟九嬪如九卿之不可缺三夫人則有其德乃備其位猶三公之官不必備惟其人也世婦則有子而可以爲王繼世者其無子而賢德出

衆者或附焉、女御則良家子貤姪于王宮王所幸御乃有其位故其數皆不可定也至王所未御必有限年出嫁之制而今不可考矣

古者內宮九御自夫人嬪婦以下皆贊王后舉內治以共祭祀賓客之事以獻蠶桑種稑織文組就之功以治王族嘉好合食內宗三月之敎以備喪祭弔唁之禮亦如庶司百職之不可缺也群儒乃力排昏義並疑周官曲禮謂王宮嬪御不宜若是之多蓋以私意淺見妄議聖人運

用天理之書不知苟至心無主。而以欲敗度。則惑溺專妬。即一二人。亦足以覊王躬而亂百度。果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則九嬪世婦女御之備官。不過恪共內職。以廣世嗣而已。周公建官自王宮嬪婦以及奄寺暱近之人膳服瑣細之事皆屬于冢宰正以暱近則儇媚易生。瑣細則宴私易逞。故董之以師保。務使禮度修明。君心順正。小無所忽。太不可踰。乃正心誠意之根源。興道致治之樞紐也。○夫人九嬪世婦女御宜

皆有供使令者而不見於天官春官宮卿之屬每宮之女府女史女奚是也

內司服

此職及縫人女御即取諸列職世婦下者羣儒以序奄下遂疑非王之內人不知二職所領多外事故首奄如非內人則當曰女宮

縫人

女御之下別列女工則爲內人明矣

染人

婦人每易驕侈以物采相耀故婦官染采並屬冢宰則後宮服飾不得競於華靡

夏采

大學之道治國平天下必本於修身齊家而其原又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蓋必如此而後表裡無隔細大畢貫冢宰之屬驟視之若紛雜瑣細而究其所以設官之意則天子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皆統焉所以爲師保之任而非五官之比也至於格物致知之學則

師氏保氏導養有素而隨事而究察焉者皆是
也

周官析疑卷之二

桐城方苞著
湘潭陳滄洲
高安朱可亭同訂
臨桂陳榕門

大宰

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

邦國則與其大綱故曰經萬民則詳其節目故曰紀

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

惟治教二官曰官府何也凡府之藏官掌者無所用治教即春夏二官有禮樂兵戎之成器而守藏甚易出入無私惟天地二官之府則九賦九貢之粟米貨賄百物良兵良器皆入焉故府與官並舉聽計考治廢置誅賞所以治官也曰成月要參互鉤稽所以治府也明其治教謹其禮俗所以教官也辨其苦良宜其燥濕時其發斂易其陳新所以教府也昔程子言春秋之文一字易則義必異治周官者亦當以此求之

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

師田之禮、昭文章、明貴賤、順少長、習威儀、進退有度、左右有局、故曰正百官、四邱出甲、更番征役、故曰均萬民　司士正朝位、詔爵祿、亦所以正百官、

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備物致用、治教禮政刑之事、皆資焉、故曰事典、任者、屬之事以盡其力也、獨於冬官言任者、亦土之政尤勞且繁、

七曰官刑以糾邦治

官刑兼輕重而言、司寇職、四曰官刑、上能糾職、舜典鞭作官刑、官府之常刑也、其有極惡大罪、則亦不免於刑、殺內史六曰殺、掌囚凡有爵者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是也、記曰刑不上大夫、乃賈誼所謂禮貌大臣、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之類耳、

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以分之所守言。則曰官職、以事之所服言。則曰

官常、其實一也。上分職以授下、故曰辨下服常
以報上、故曰聽官府八成、有一定條格、故曰經
七事之法、有施舍治訟、故曰正聯與常獨曰官
治主於聚其人也。餘皆曰邦治、主于舉其事也。
以八則治都鄙
都鄙、卽所謂內諸侯祿也。與鄉遂公邑純用王
朝之制、出封純用侯國之制者不同。故別以八
則治之、治分於外、權操於內、所謂馭也。
三曰廢置以馭其吏

吏卽服官者若府史之屬則其長所自辟除非王朝廢置所及也法則者示以職之所守故曰官廢置者覈其人之所堪故曰吏

五曰賦貢以馭其用

私邑之用王朝之供各有定分而又時其歲之豐凶事之繁簡是都鄙之用皆王朝所制也故曰以馭其用

七曰刑賞以馭其威

都鄙刑賞其長得自專恐妄作威福故其獄訟

必上於國則知賞亦不得專行雖假以威福之柄而仍操之自上故曰以馭其威

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禮天子諸侯有四時之田大夫士皆得從君以田故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此經田役以馭衆乃天子田而縣師受法于司馬以起都鄙之衆非都鄙之主得私自田獵也賈疏乃云卿大夫得田王氏詳說又云惟天子之大夫

得田、不知從君以田雖士庶亦可。若私田諸侯之大夫固不可、天子之大夫庸獨可乎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

爵祿廢置生殺予奪、皆天理之自然也、然以天下之大柄而操於一人、非上聖至仁豈能一一各應其則及其變也。則有不宜貴而貴不宜富而富不宜廢而廢不宜置而置不宜予而予不宜奪而奪者矣。又其甚也。且有不宜生而生不宜殺而殺者矣、所以然者情偽百出耳目易欺

人主一心。豈能徧察。自非公正無私。能好能惡之相臣。隨事隨時竭誠盡慮。以告其君。鮮不牽於私意。蔽於僉壬。而冥行倒置者。漢唐以下。非無勵精求治。欲謹其操柄之賢君。而不能比隆於三代。以詔之者。無伊傅周召之相臣耳。此振古治道升降之分界也。

二曰祿以馭其富、

如宮正之會稍食、宮伯之行秩敘、雖微而必察也、

三曰予以馭其幸

於爵祿後即繼以馭幸者人君於所親幸而濫以爵祿最亂政之大者故先之

四曰置以馭其行

人之性資剛柔敏鈍各有所稟官之職業文武劇易各有所宜故必知其行然後置之各當其任自始仕者論定而後官以至三宅三俊克由繹之而後俾乂皆率是道也如用違其才則雖賢而官或不治故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

心乃文武立政之根源周公本之以建六典者也

五日生以馭其福

春秋傳曰淫而無罰福也故有罪而赦宥可以謂之福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

馭羣臣猶有慶賞刑威之法而所以馭萬民者不過以忠厚禮讓爲先且一一實體於王躬而不尊以布教敷言求喻於衆志蓋民弱而不可

膺恩而不可欺苟非至誠動物以善養人而覬
求所以馭之之道鮮有能喻諸民而服從其教
令者夏書曰予臨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故先王顧畏於民嵒惟務正其本統以漸摩而
陰化之然是八者亦非上聖至仁未能自然而
各盡其道故並使冢宰隨時隨事而詔王焉

七曰達吏

府史胥徒有才行特出於衆者則達之使爲士
官也

以九職任萬民

天之生人無少壯男女有是身則有所居之分位有是分位則有所治之事業故名曰職盈天地之間有一無職之人有一不守其職之人則有家有國者必陰受其病故王公身任天職必使萬民含九職無以託其身而君臣相與盡志於治教政刑禮事以董正之而使無廢職焉

一曰三農生九穀

此主以九職任民以上中下之農言之則可以

包五地以山澤平地言之則不可以包三農且舉山澤未有反遺邱陵墳衍者果爾則經文當曰五地生九穀矣周官於山澤之農所徵惟骨物羽物葛徵草貢以當邦賦正以除去平地原隰。邱陵之可耕者即原也墳衍之可耕者即隰也則山澤之農甚少耳。先鄭後鄭說俱未安

二曰園圃毓草木

易氏祓謂園圃廛衙即三農中無田可受及受田而有餘力者爲之非也山澤之耕也無參故

即使耕者守其材物、所謂山農澤農也、園圃則地之宜草木而不宜百穀、或華離而不可井溝者、故別爲一職、若沃衍井地之民、雖有餘力、豈能遠離鄉州以守山澤。或近舍廬井而別開園圃乎。不過於同井比邑、受餘夫之田耳、至于無田可受、末世豪強兼并、土滿人聚之區、則有之先王之世、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利均而難專、民散而不滿、安有是哉。

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

虞衡之職主長養山澤之材與及時出而用之

曰作則兼此二義飭材之事盡於飭與化絲枲

之事盡於化與治一言而盡萬物之理是謂聖

人之文

四曰藪牧養蕃鳥獸

載師職有牧田而牧地不見於經此與藪並列

蓋牧地也地有宜于牧而不宜于田者故小司

徒井牧其田野隨地皆有之而王朝之牧田必

以任遠郊之地蓋四郊賓客所會所用畜物爲

多鳥獸有宜于藪澤而不宜于平土者四郊地狹賓祭用繁故兼養于藪待其成而近輸于牧然後甸稍縣都之地宜于牧者其附近農民及公有司都家得受牧焉此王政所以即人之心而盡物之理也

七曰嬪婦化治絲枲

不曰女婦而曰嬪婦非有夫之婦雖蠶績而不責以布帛之貢也八材曰飭引以繩墨式以模範也絲枲曰治湢椎煮練以達其性也皆變其

本質。而後利於民用。故同曰化、

八曰臣妾聚斂疏材

古無奴婢、子弟事父兄、弟子事先生、屬吏事長官、所謂臣妾、公家及士大夫之家、始有之、春秋傳、人有十等、皁臣輿、僕臣臺之類、則臣也、士大夫之內御者、公家之女奴、則妾也、無事時皆使聚斂疏材、以自饒益、故雖列九職。而無賦貢、與閒民同、農工之家、則聚斂疏材者、卽其親屬耳、世儒或以周官理財過於詳密、疑非聖人之法、

非也財之盈絀係天下安危故易大傳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但後世所謂理財者惟計民之供及國之用與聖人所以理財者異耳蓋財之源在於生之爲之而不可一聽於民也財之流在於食之用之而不可一委於吏也觀九職之任民至於聚斂疏材遂師之巡稼穡而救時事至于移用其民酇長之趨耕耨幷稽女功所以導民於生之爲之者視民之自謀而尤悉矣失財用物考於宰夫振掌事者之餘財歸於

職幣宮中之稍食宮正均之周廬之月秩宮伯制之所以察吏而防食用之浮冒者周矣禮俗之則頒於冢宰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辨於小司徒所以防民而謹食用之靡耗者備矣是乃生財之大道所以天災不能困而民患無由興也

九日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九職之事專以人力成者則目其人三農商賈百工嬪婦臣妾閒民是也主於土宜可輔以人

力則舉其地園圃藪牧是也惟山澤之材生於天成於地無所用人力不過使其地之人守之耳而長而畿之節而用之法禁操柄一稟於有司故獨以官名

三曰邦甸之賦

不曰六鄉而曰四郊者六鄉之外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皆在四郊也不曰六遂而曰邦甸者六遂之外皆爲公邑也

六曰邦都之賦

都家各有貢司徒職制地貢而頒職事是也、

七曰關市之賦

關市譏而不征、乃文王治岐之政、或以九賦及關市證周官爲僞、非也、孟子曰、市廛而不征、則市有賦矣、春秋傳偪介之關、暴征其私、則遠關有常賦矣、

九曰幣餘之賦

閭師掌國中四郊之賦、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

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則農即以穀爲貢、餘七者即以所貢之物爲賦明矣、此職邦郊甸稍縣都之田賦、則農所貢公田之九穀、與圃牧嬪婦之貢也、關市之賦即商賈百工之貢也、山澤之賦、即虞衡之貢也、園圃藪牧、即邦郊甸稍縣都之地、農工商賈嬪婦臣妾閒民、即邦郊甸稍縣都山澤關市之人、以九職制九賦、以九賦待九式、貢物之外、別無

所謂賦其義甚明康成乃謂口率出泉鄭氏伯謙又謂即百畝私田制賦皆未詳考經文故也。九賦不言鄉遂何也鄉遂之賦見於經者甚詳故舉四郊以包宅田至牧田則六鄉不待言矣舉邦甸以包公邑則六遂不待言矣

以九式均節財用

大府九賦各有所待用之多少必與賦相稱所以節之也職內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所以均之也用二餘一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尤均節

之大者。九式無軍旅盡甲出邱甸無養兵之費。有事則遣人致道路之委積出畿則侯國供其資糧此古者所以薄取於民而財不匱也 古之師行未有用饋餉者齊桓東伐主魯西伐主衞傳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當時所過雖以爲苦而齊師歲出力常沛乎有餘實由於此若王師之出則山澤閒田之所入方伯連帥之所共其儲偫必有素矣 李鍾僑曰九式皆有常制者惟軍旅之用無常故不預爲式

六曰幣帛之式

註以幣帛爲贈勞賓客者、贈勞幣帛、於賓客中該之矣、此葢謂給作幣帛之費也、祭祀禮神喪荒賵委、皆用幣帛、非止贈勞也、

八曰匪頒之式

王氏應電以匪頒爲百官之正祿、非也、九式以待公事、頒祿無與焉、葢古者命士以上皆有田祿、卽鄉遂中下士、亦止倍增其田以爲祿、所謂匪頒、乃因事而特頒者、如冢宰之賞群吏及有

勞績而非武功、不得受田于司勳、小則饒以泉布、大則頒以粟米、以非正祿、故謂之匪頒耳、

九日好用之式

匪頒慶賜、徧於羣臣者、好用、則王及冢宰加勞所偶及者、　或謂臣民食用之式、亦宜大宰頒之、蓋統於九式、非也、九式國用也。故大宰掌之。大司徒主教民、故以儀辨等、以度教節、而小司徒掌飲食喪紀之禁令、州長以下歲時月吉讀法、以申警之、黨正所教尤詳、大宰無庸更頒其

式。

一曰祀貢

先鄭以祀貢爲犧牲、葢據月令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而言不知是乃不韋欲制爲秦法者、古無是也、其諸庖人所共之好羞與、

三曰器貢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九賦九。功不宜有兵與成器、必貢物也。春秋傳桃弧棘矢、以禦王事、又尊以魯壺、所謂器貢、乃此

類耳

四曰幣貢

王氏應電謂幣貢與服貢相類故大行人無幣貢非也朝覲聘頫皆有幣無爲更列入貢物

九曰物貢

邦國獨致貢以粟米皆取於甸服所以用利而民不勞也大行人六服因朝而貢物各有定此則每歲常貢以當其田賦所宜上共者楚於周當在要服而包茅祀貢也桃弧棘矢器貢也則

各以國之所有而物非一類可知矣○諸侯當
朝覲之歲則貢物宜親將之而不復遣大夫入
貢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

獨言繫邦國之民者畿內都家不世國邑其民
皆天子之民也外諸侯則得私其民矣故九兩
首列牧長以示牧長雖尊不過為天子繫屬此
民與師儒以下等耳

二曰長以貴得民

長者一官之尹及鄉遂州長縣正皆得自辟屬吏者也（閭胥比長及府史之類）故曰以貴得民

六曰主以利得民

主者卿大夫之家有采地而畜徒隸者地非所專食其土利而已故曰以利得民

九曰藪以富得民

山林川澤皆有民而獨舉藪者財物衆而聚民多也